

儒宗理要

朱子卷十三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諸儒類

文集

答江元適

論聖門精義之學

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飮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

自萌去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握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

答張南軒

論顏孟動變之義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林德久

論韓子諸子言性不同

某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無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但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箇虛空底物。裏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才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

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王氏續經說

論文中子好名欲速之心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于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所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惟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于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

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

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
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
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
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
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
褒荀勳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
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
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
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旣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
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

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聖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

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

又說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豎尾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答張南軒

論漢儒最善說經

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漢儒說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識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

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理看了只是意味深長也。

答劉子澄

論二程所處不同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放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

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橫渠龍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橫渠必不肯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之。亦不放過也。

答范文叔

論明道是不違仁影子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爲當世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絕口不敢爲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然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爲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爲已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爲仁由已。亦何待他人之助邪。况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

仁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之爲實耶。竊謂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恕恭敬。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爲有以慰區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答王欽之

論編次程子遺書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遊騎無所

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

答汪尚書

論王蘇歐馬之學

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某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

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排詆。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

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慾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辯。以持其說。而渙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翕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採未形。

之禍以加議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難有在於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

答汪尚書

再論兩蘇王氏之學

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郊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某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

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某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

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
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
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
雖於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
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邪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
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
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
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
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
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
胥胥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
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
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
之差，是以孟子推原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
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
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
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
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
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

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
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
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
學有在於是。旣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答汪尚書

論謝楊學力天資之異

謝楊二先生事項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
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顛有泚。其憤悱
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
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辯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
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

光明卓越直指本源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

答劉子澄

論劉李游楊學力所到

劉李游楊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專於仕宦奪志而然蓋劉李未嘗不仕游楊非固徇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着功夫亦無人頭處也

答薛士龍

論湖學之盛甲東南

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漚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

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
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
嘗竊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言語誦說之間。以近歲
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
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
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
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
得令書吏錄以見賜。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

程先生翼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

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業。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余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

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臆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

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
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
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
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弊則上意多鄉納
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
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
以識其端云

尹和靜言行錄序

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
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靜尹公先生

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爲一書某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顧其記錄之間尚多抵牾。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

江州濂溪書院記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

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若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薄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

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承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極
極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
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
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
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
與於此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
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
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嘗有能道之者何

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已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旣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旣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

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譏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其孰

能與於此李侯名詵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語錄

孔子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邨亭梁間見此語季
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
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方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
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文蔚

問定禮樂是禮記所載否曰不見得節復問贊易之贊曰稱述
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節

孔子在衛國居得甚久想是靈公有英雄之氣孔子見其可與

有爲故久居而欲輔之。壽昌

孔子門人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凡人爲學亦須先於性情上着工夫。非獨於性情上着工夫。行步坐立亦當着工夫。煇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淳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因竇問子貢之學無傳 德明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

故長進。簡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如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簡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振

孟子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

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淳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節

周子

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唯程大猷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二程子也。

二程子

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明道文說蹉蹊

說明道要著樂書

樂音洛

樂如何著得書

德轉

二程不言太極者用劉絢記程言清虛一大恐人別處走今只說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一理者言仁義中正而主靜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看方

好義剛

明道說話亦有說過處如說舜有天下不與又其說濶人有難曉處如說鳶飛魚躍謂心勿忘勿助長處伊川較子細說較無過然亦有不可理會處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伊川說初看時較拙子細看亦拙又曰明道說經處較遠不甚協注揚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持有意見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拆。寓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脩。賀孫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卓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然後人遂爲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難。也不消如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審。不是方理會。賀孫

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道夫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

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

大雅

張子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巖密。孟子宏濶。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濶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

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義剛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

賀孫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

可學

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浩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曾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

先生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浩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端蒙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若海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

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章用工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

大雅

閻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情性，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

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爲他渾淪在那裏。問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着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其香氣便喚做神。其凝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爲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道夫

邵子

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備

或言康節心曾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備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

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天帝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大雅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開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

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
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
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
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
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
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
些機權術數也備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
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

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卽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廣

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廣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二三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

張

謝顯道 名良佐

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 若海

上蔡言無窮者要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釋

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 賀孫

楊龜山 名時字中立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
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
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
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
不以爲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

吾儒自以不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却糊塗闢他。不倒。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箇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揚

問龜山晚歲一出爲士子詬罵。果有之乎。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

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道夫

侯希聖

名師聖

胡氏記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

好

闕祖

尹彥明

名惇號和靖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純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

被他做得成節

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此是和靖見未透處亦是和靖不肯自欺

屈強妄作處

錡

胡康侯

名安國謚文定長子寅字明仲號致堂季子宏字仁仲號五峰附見

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

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極好

夔孫

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竝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

人傑

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是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

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個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揚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會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

地

夔孫

羅仲素

名中彥

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七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道夫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間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

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不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釐之偏也。道夫

李愿中

名侗號延平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粹而益背。自然不

可及駭

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方

呂伯恭

名祖謙號東萊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側

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

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伯恭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
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
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勸人看左傳遷
史令子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必大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
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指他舊說他硬說寂
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
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常答之云洪範五
事貌曰僊言曰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此理否

渠至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個

張南軒

名栻字敬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顛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語以未至之理耳。析

問先生舊與南軒反覆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

合。可學

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便是程子所說良止之意。釋氏便言定。聖人只言止。敬夫却要將這箇爲

見天地之心。復是靜中見動。他又要動中見靜。却倒說了。

陳同甫

各亮

或謂同甫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

底事。

賀孫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道夫

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可學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

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陸子壽

名九齡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矣。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因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大雅

陸子靜

名九淵。號象山。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

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纘密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藁壓之。視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既而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近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荆公退。碎其視下之藁。以爲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淳序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

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只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節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辨

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自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否？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

去已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會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卓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

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曾中膠擾駁禱。如何窮得理。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德明

朱子卷十四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異學類

文集

戊申封事

論佛老異端之害
事目見誠正類

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佛老之學而得於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延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

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燦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於心，而害於政事者。是

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然。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質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而亟反之哉。

養生主說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

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
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莫非有所畏而不爲也。
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
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
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
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
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
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
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
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

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恤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觀心說

論佛氏觀心之非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

賓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繆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爲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矣然其操之也

亦曰不使晝旦之所爲得以枯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爛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天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天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

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齟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審問明辨之君子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讀大紀

論吾儒佞佛之非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

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不差。所行不繆。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克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

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曹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

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僞奴鬻婢黔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

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

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推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痛哉

釋氏論下 論釋氏真偽之辨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旣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

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拚者耳。蓋凡佛之言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綠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後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太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粗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玄極妙。

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
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
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花五葉之識。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
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
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益
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佑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
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
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儂浮之態
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爲彼
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僞可知而其所竊豈

獨承蝸削錄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傷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答廖子晦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性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有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

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答吳斗南

論儒釋似是而非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

出之說也。參前倚衡，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知，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

而有此言也。

答李深卿

論儒釋正邪之辨

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力。而於彼說顧嘗着力。研窮是以於彼說自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辯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况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

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
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
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
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

答范伯崇

論異端之害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
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
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
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
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

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澆澆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敝之譏也。

答嚴時亨

論楊墨之害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語錄

總論異學

儒教是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
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

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可見其虛繆不足稽矣。個

老子莊子 附列子

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必大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廣

老子之術謙冲儉嗇不肯役精神。閔祖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闕祖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是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子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可畏可畏個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

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贊李蔚說得好

南升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淳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

傳理要 卷一四
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文蔚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垂。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賀孫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是莊子。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

而少事實。人傑

長孺說修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瘠。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息以下論脩養

問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爲之。聖賢言語自平正。都無許多峻崎。寓

釋氏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

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卽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旣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時舉

宋景文唐書替說佛多是華人之謫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麼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没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淳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

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寢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

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備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

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閭闔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謙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微。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杓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氏則皆悖之者也。廣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燕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

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端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掛着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

截看了。格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更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已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跳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

私之哉。大雅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_由淺而深者。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禪家又有黠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甚處。答

問輪迴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成了。

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佛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存者亦不知孰爲佛祖之書厚之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爲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他又有偷胎奪蔭之說皆脫空可學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

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義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他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

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珠

或有言修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道夫

德粹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

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簧鼓。某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某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曰：緣不曾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燕

因說某人棄家爲僧，以其合奏官與弟，弟又不肖，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頻蹙曰：奈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是不許長子出家。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可學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見行狀中者他只要理會箇寂

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

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謬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救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會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自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贓耳。替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爲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

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帖。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已使。義剛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實底。夔孫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箇空虛寂滅。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

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
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
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不親親而割地要
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
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麝。不卵。不殺
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
虎。此是何理。卓

儒釋之辨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
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

不得有他底着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
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節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
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
說心與理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
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植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學或問亦取謝氏
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於身心
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家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
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

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設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着。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友仁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

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况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友仁